

毛澤東評點《智囊》

第五分冊

官版

智囊

○

五

智囊卷九之十

五。察見淵魚者不覺。淵魚者不覺。是以聖人宵夜行。所不知也。雖然人知也。雖然人知實難。已知何害。日。平尾。又何以夜行。天何以夜行。而不顯。先于與實。見。非明不能。察。非察不能。察。非察不能。明。管之。大。照。如。察。察。子。起。

智囊卷九之十

察智部總叙

馮子曰語云察見淵魚者不祥。是以聖人貴夜行。遊乎人之所不知也。雖然人知實難。已知何害。目中無照。乘摩尼。又何以夜行而不墮乎。子輿贊舜明察並舉。蓋非明不能察。非察不顯明。譬之大照當空。容光自領。豈無覆盆人不憾焉。如察察予好淵魚者避之矣。吏治其最顯者。得情而天下無冤民。詰奸而天下無戮民。夫是之謂精察。

即察並舉蓋非朕不能察非察不能舉之大開
中補熙泰事又何以爲行而不爲乎與實
爲人主而不明也然則入甲寅之甲寅者自
是十日之六日也然則不爲多日也人貴矣
和言華聖元

晉書卷之十

察智部得情卷九

唐御史

張楚金

崔思競

邊郎中

解思安獄

歐陽曄

尹見心

殷雲霄

周紆

程戡

張舉

陳騏

三娘子

許襄毅等

藏金

甘露寺常住金

藏錢

李若谷

呂陶

裴子雲 趙和

何武 張詠

奉使者

張齊賢

王罕

韓億

張三翁

黃霸 李崇

范邨

安重榮 韓彥古

孫寶

杖羊皮 杖蒲團

傅琰

孫主亮

樂藹

李南公

韓紹宗

希卑

海南公

韓熙宗

潘昇

叔金

韓昇

安重榮

韓方古

韓寶

黃繼

李季

韓昇

韓信

韓昇

察智部得情卷九

口變淄素權移馬鹿山鬼晝舞愁魂夜哭如得其情片言折獄唯張與于吾是私淑集得情

○○唐御史

李靖爲岐州刺史或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案之

此御史恨失其名

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數驛詐稱失去原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祈求告事者別疏一狀比驗與原狀不同卽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告事者伏誅

○張楚金

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書割取其字合成文理
詐爲與徐敬業反書以告差御史往推之款云書是
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並不能決則天令張楚金
劾之仍如前款楚金憂懣仰臥西窓日光穿透因取
反書向日視之其書乃是補葺而成因喚州官俱集
索一甕水令琛取書投水中字字解散琛叩頭伏罪

○崔思競

崔思競則天朝或告其再從兄宣謀反付御史張行
岌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乃殺

之投屍洛水。行炭按略無狀。則天怒。令重按。奏如初。則天怒曰。崔宣若實曾殺妾。反狀自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行炭懼。逼思競訪妾。思競乃于中橋南北多置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競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謂宣妻曰。須絹三百疋。催刺客殺告者。而侵晨伏于臺前。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爲宣家服役。宣委之同于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賂閹人以通于告者。告者遂稱崔家欲刺我。思競要館客于天津橋。罵曰。無賴險獠。

○便○非○端○士○

未必

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謀、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緡、歸鄉足成百年之業、不然亦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至告者之家、搜獲其妾、宣乃得免、一個館客尚然、彼食客三千者、何如哉、雖然、雞鳴狗盜、因時效用、則有之、皆非甘爲服役者也、故相士以廉耻爲重。

○邊郎中

開封屠子胡婦、行素不潔、夫及舅姑、日加笞罵、一日出汲、不歸、胡訴之官、適安業坊中有婦屍在背井中、

者官司召胡認之。曰：吾婦一足無小指，此屍指全，非也。婦父素恨胡，乃撫屍哭曰：此吾女也。久失愛于舅姑，是必撻死，投井中以逃罪耳。時天暑，經二三日，屍已潰，有司權瘞城下。下胡獄，不勝掠治，遂誣服。宋法歲遣使審覆諸路刑獄，是歲刑部郎中邊某一視成案，卽知冤濫，曰：是婦必不死。宣撫使安文玉執不肯改，乃令人遍閱城門所揭諸人捕亡文字，中有賈胡逃婢一人，其物色與屍同，所寓正笕井處也。賈胡已他適矣。于是使人監故瘞屍者，令起原屍，瘞者出曹

門涉河東岸指一新塚曰此是也發之乃一男子屍
邊曰埋時盛夏河水方漲此輩病涉棄屍水中矣男
子以青帟總髮必江淮新虜無疑訊之果然安心知
其冤猶以未獲逃婦不肯釋會開封故吏除洛州一
僕于迂妓中得胡氏婦問之乃出汲時淫奔于人轉
娼家其事乃白

○解思安獄

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
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

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誣服。獄將決、李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任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卽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愍、爲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相重報。今但見

說得活似

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君欲見顧幾何當放令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引伏因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

○歐陽曄

歐陽曄治鄂州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畱一人于庭畱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

者汝也。囚不知所以。曰：吾觀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驗也。囚涕泣服罪。

○尹見心

民有利姪之富者，醉而拉殺之于家。其長男與妻相惡，欲借奸名并除之。乃捺刃入室，斬婦首，并取拉殺者之首，以報官。時知縣尹見心，方于二十里外迎上官。聞報時，夜已三鼓，見心從燈下視其首，一首皮肉上縮，一首不然。卽詰之曰：兩人是一時殺否？荅曰：然。